



古今攷卷之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主圻校刊

有星孛于大角

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按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曰左傳杜預注孛彗也既見而後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左傳周內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杜預注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中有也何以書紀異也

穀梁傳字之為言猶第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高郵孫氏曰星字之異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夫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所字者何星闕所不知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年春秋事終春秋彗星三見皆書為孛後世彗字異書景祐新書字星芒氣四出為孛非常惡氣所生亦彗也春秋書者三彗星偏指曰彗亦曰掃星除舊布新之象秦始皇十四年間彗四見回初識星象後已未年三十三歲避地江陵府魏靜齋先生之姊夫劉朔齋先生諱震孫字長翁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議官時鄂州解圍令回葉撰賀啟因言及天文朔齋謂天文之書惟景祐新書最佳後為泇江制司幹官書行兵

房吏嘗為陳子華鞞制使書表司

傳寫得之予亦錄得其本用此及史漢晉隋天文志作曆象攷是也今攷之大角一星在攝提中亢池北入亢二度赤道內二十六度天王座也又為天棟為紀綱也漢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又攷星圖角亢氏房心尾箕角二星十三度亢四星九度氏四星十六度房四星五度心三星六度尾九星十九度箕四星十度東方蒼龍之七宿也古之觀星者以赤道界于渾天儀之中角七宿亢氏房心尾箕皆在赤道外亢四星九度在赤道內外之中而大角在赤道內有玄戈一星招搖一星分亢氏間梗河三星帝席三星在帝席之傍此一星曰大角在亢池六星之北右攝提各三星與亢池而並亢之四星跨赤道而二星在北二星在南是為天之壽星其次在辰其分野在鄭楚漢

方大戰滎陽成臯京索間正是鄭之分野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項羽之為漢所滅其兆固先見於此矣

附論秦始皇彗星

秦始皇帝七年彗星見出東方北方五月見西方彗星復見西  
方六十日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三年正月彗星見東方此所謂  
秦始皇十四年間彗星四見者也其間一歲再見者三其三十  
三年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見三十星六年熒惑守  
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明年七月始皇崩天下大亂始云  
所以除舊布新者滅六國也終於自滅則除舊布新之尤甚者  
也此馬遷所書也書彗不書孛遷於秦紀惠公元年書孔子行

魯相事又八公為孝公子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  
亡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又歷孝文王莊襄王而始皇立凡八  
公五王彗孛非無有也史缺書耳班固五行志論孛自春秋孛  
北斗始凡三孛董仲舒劉向申繻梓慎劉歆及諸家星傳災異  
之應此不具書哀公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為不  
言所在官失之也

附論漢武帝彗星

秦皇之後兵爭莫若劉項用兵不輟莫若武帝漢高帝一孛之  
後漢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劉向以為七國誅滅之  
兆遂至武帝其即位之建元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四年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此二孛班固五行志缺六年秋八月有

星孛于東方長竟天紀之所書也而五行志乃書曰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紀無此一孛下文曰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或曰戾太子之生年也武帝即位六年而四見彗孛中一名長星蚩尤旗五行志論徵應不必書元光元年即位之七年策賢良有曰周之成康星辰不孛日月不食然則唐虞三代太平之世其必果如此否元狩四年在位之二十二年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五行志不書孛但曰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二年秋有星孛于西北又孛于三台五行志書為五月史之異同如此謂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為秦地效也此

皆不可拘泥人主當聞變而修已不可如武帝之嗜兵用刑也乃後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大白二丈所也劉向以為大白為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為霍光死家夷滅之兆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光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為後宮許皇后廢趙姊妹害皇子無嗣卒皆伏辜之兆又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戒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後十三日見西方云云五十六日與蒼龍俱伏谷永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內為後宮女妾之害外為諸侯叛逆之禍劉向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秦滅父矣前志以為趙昭儀害兩皇子哀帝無嗣王莽篡國之兆蓋西漢十二帝一武

帝之身為彗孛長星者八其餘有高之一丈之一宣之一成之二凡五而元延之孛西漢遂絕云吁可畏哉東漢以下未論

附論景定甲子七月彗

回忝科第之三年景定五年甲子以隨州州學教授兼湖北安撫大使司簽廳寓居鄂州州治之宅堂西偏七月不記日夜四鼓聞天西有聲如大火砲之震起登城上煙波亭視之有星如筵長丈六七尺鄂州與漢陽軍對州在東岸軍在西岸星正臨漢陽稍北而尾掃江之順流光酸酸然是謂彗出柳在午為周之分野然尾之所掃對宮則子也為吳之分野至十一月不滅而白氣亘天理廟是時欲罷丞相賈似道不果而十一月崩或以為應在此也咸淳乙丑改元權臣得志迄至亡國甲戌年秋

度廟奄忽冬十二月濬子口失守鄂州先降荆閩沿江副閩次之乙亥改元德祐丙子正月十九日宋祚終焉吁可畏哉

項羽置高俎欲殺太公

史漢紀不書史記項羽紀書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為高俎置太公其上索隱曰俎亦杙之類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此說是李奇以為宮中巢櫓姚察以為楚子巢車皆非是羽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羽怒欲殺之項伯諫止或謂寒浞烹后羿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漢王不顧其父欲分一杯羹無乃太甚乎曰不然項羽如果殺太公漢之臣子奮不顧死一舉而滅項羽必矣何待於東城而後自刎

古有復讐之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鄭玄注謂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寒浞殺羿羿之子亦為所殺不能報然浞篡殺夏帝相相之遺腹子少康能以一旅讐殺浞而祀夏配天史記不書左傳可據天亦不容人之殺人之父也父有子而不能讐殺已之父之人天亦厭之矣越王勾踐傷吳王闔廬將指而死夫差初亦不忘父讐使人於其出入語之曰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曰不敢既而棲勾踐於會稽之山殺而滅其國可也聽宰嚭之反間許之行成父之讐而忘之此越之所以卒滅吳也天厭之也周幽王大戎之艱或謂大戎食幽王之肝申后太子宜臼是為東遷之周平王似乎怨乃父之愛懷姁而黜其母也略無一毫報父讐之志竄迹洛邑而周室衰焉此亦天厭之也故禮有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也靖康之難二帝蒙塵高廟南渡當時諸人決不以和議為然顧乃惑於秦檜之反間置父兄於不問汲汲然僅得其母韋后来歸而守偏安之業絕中原之望故議者亦以周平王方之衛輒拒蒯瞶冒頓試頭曼此不可以人理論漢王一杯羹之言心知項羽必不至殺其父非忍也乃所以為善待敵也侯公一說而歸固自有時也哉

### 楚大司馬曹咎敗汜水

周制天子六卿諸侯半之司徒司馬司空無冢宰宗伯司寇一兼二也武王伐紂有司徒司馬司空矣即亦古制有所自来春秋有大司馬禮記王制亦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秦廢周制

無三公三少六卿之官漢百官公卿表三少有相國左丞右相為孤卿與六卿為九大尉御史大夫漢因循而不革班固之言謂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武帝建元二年省太尉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大將軍之號今項羽已有大司馬曹咎矣漢三年九月項羽令曹咎謹守成臯勿與漢戰自擊彭越劉賈等約十五日還明年四月丁酉冬十月漢挑戰咎大敗與長史欣皆自刎漢復取成臯軍廣武彭越有功於漢不少劫

酈食其說齊連和 韓信襲破齊自立為王

三年九月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備與漢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史記書蒯通說語在淮陰侯傳漢書特立蒯通傳書之將軍受詔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於是為將軍數載反不如一豎儒之言以激韓信真噫險士也且韓信已知漢王間下齊矣佯為不知進兵擊之持此之心以事君即不可言忠臣矣齊破韓信既使人願為假王史記項羽紀書韓信因自立為齊王四年十一月也時始立張耳為趙王亦韓信所請先請王張耳而已自為齊王其使人以書與漢王言假王者乃擅自立為王之後始請之宜高祖之怒也非張良陳平漢王遂於項羽外又生一敵耳辨士如蒯通可畏哉再說之言傳記其文信雖不叛卒陷信於死者此也漢書不當為蒯通立傳

汜水有二不同音

曹咎渡兵汜水漢書史記注音義互有異同呂東萊曰顏師古



曰臣瓚以汜水在成臯城東此說得之音杞高帝即位於汜水之陽此水在濟陰音敷劔反回曰地名有單稱濟陰者有專稱濟陰郡者張晏謂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杞師古以臣瓚為是張晏為非索隱謂張晏亦未全失古濟水截河而南東流溢為滎澤則成臯之汜水亦在濟水之陰水南為陰但非濟陰郡耳臣瓚之說尤明白也然字畫已已微不同

### 濰水

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史記淮陰侯得龍且韓信夾濰水陳呂東萊曰顏師古濰水出琅琊北箕縣刊本誤箕為經非東北經臺昌入海師古有即禹貢所謂濰淄既道者東萊不書史記注臺昌作昌都又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之濰水今俗謂百尺水在密州高密縣即韓信夾濰水戰處沙

囊壅水上流引軍半渡而佯不勝以此勝龍且龍且愚人亦勇而無識者也信入臨菑田廣走高密求救於楚合從為此戰遂遭虜廣罷歷下守備亦愚人也

項羽亦軍廣武

鍾離昧

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連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漢軍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輸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欲與漢王獨身挑戰古之帝王有親征矣豈有獨身挑戰之事項羽可謂匹夫之勇耳漢王數羽十罪可謂知彼知已羽大罪殺主殺降信乎天下所不容所謂不戰而氣已索也至於伏弩射中漢王又不過區區盜賊之智

立張耳韓信黥布彭越吳芮為王

張耳以常山王敗走歸漢在二年冬十月同韓信下趙在三年十月立為趙王在四年十一月失國兩年零一月稱故常山王其王也韓信所請韓信下齊在四年十月張耳不從曹參將步灌嬰將騎如故韓信自立為齊王然後以假王為請漢王遣張良立為齊王在二月黥布常冠楚軍項羽封為九江王都六今之鎮巢軍是為項羽弑義帝之人後有隙漢遣隨何說布叛楚間行歸漢在二年四月七月張耳韓信既王不容不立黥布為王而王淮南且淮南漢未全得之也如今之遙授耳惟彭越之王最晚在項羽死後固陵不會用張良計許之以王其地睢陽以北至穀城此四王者皆非漢王之本心張耳五年死時漢未

病 惟吳芮故衡山王項羽降為番君助漢擊楚立為長沙王在漢王立為皇帝之月乃高祖至誠之心也韓彭英布之不終心與人主不相脗合故也然以此觀之項羽西向而爭天下河北右手也河南中道也淮南左手也既失右手之燕齊趙代魏又失河南淮南之英布彭越及吳芮漢王東向而爭天下右手連河南淮南左手連河北三道進兵而項羽以一中道身當之雖善戰掣肘多矣項羽但知兵陣之勢而不知天下之大勢

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

漢王遣間使酈食其說齊連和矣而韓信進兵虜齊王田廣齊實無罪漢不詔止韓信又不赦齊王無乃怒其烹酈食其而然乎韓信既立為齊王田橫亦自立為齊王而無措足之地奔就

彭越在梁地且為漢且為楚然燒楚積聚為漢常多田橫為無  
土之王漢是時遣使召之即歸漢可也漢紀書關中兵出益多  
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則田橫亦為漢矣漢王既即皇  
帝位橫猶懼誅亡入海何也得非以烹酈食其之故而高帝終  
怒之歟史記高紀不書田橫自王事不書彭越田橫往來苦楚  
但曰彭越往來苦楚田橫往從之

古今攷卷之十七終

古今攷卷之十八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初為筭賦

四年八月初為筭賦史記高紀不書是年歲首十月漢王中項  
羽伏弩馳入成臯十一月疾瘡西入關留四日後如單軍廣武  
事如此其急也二月王韓信七月王黥布天下勝負將決未決  
之際遽行筭賦之事無乃太早乎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  
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呂東萊  
大事記取此注而不解其意回謂五口之家十六以上五十六

以下五人則歲出錢六百此令之下人情豈不驚擾似太早計  
附廣稅租賦攷上 附秦孝公初為賦

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四年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  
曰譙周云初為軍賦也回謂初為軍賦譙周說是商鞅之法始  
於秦行於漢延及後世徐廣貢賦之說不明厥土厥田厥賦厥  
貢始見禹貢周禮太宰有九賦九貢

附論周太宰九賦

周禮太宰以九賦歛賦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謂亦又作都所教五曰邦縣之賦六  
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  
財泉穀也回曰泉者錢也穀者粟也只此二字已不明白周制

有出粟無出錢之例先鄭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

幣餘百工之餘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

此其舊名歟回讀魏鶴山先生九經要義批曰漢法豈可證周

賈公彥曲附後鄭賦口率出泉即漢筭泉又謂末作增賦若漢

時賈人倍筭又謂計口出泉無泉者以財賄當鶴山又批曰未

必然公彥演後鄭之說又謂關門市廛其民口稅出泉又謂山

澤之物貯而未用有人取之為官出息口稅出泉又謂取官斥

幣出息為官出泉又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漢紀注十至六

十漢紀注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鶴山則又批曰誤天下

後世者鄭氏之說也又後鄭注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

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

回謂此六者之賦指田粟而言關市之賦指商賈買賣收其稅物而言山澤之賦即王畿千里之內名山大川材植鱗介百物之所出幣餘之賦先鄭謂百工之餘後鄭謂占賣國中之幣并皆未作增賦者當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入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回竊謂不然耕田助力即是粟租又計口數人無一人不出錢而以穀物折錢周人決無此法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不曾書某侯國計口斂錢周之王畿之內必無之東遷之前有邦中及四面五百里之地東遷以後河洛之間下至列國所謂六鄉六遂甸削縣都皆無此等關地鄭玄以漢制解周禮賈公彥所附和之皆不可信玄又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乃指力役之征

非錢也玄又謂遂師之職亦云以征財征皆謂此賦至其注遂師財征則曰賦稅之事回謂鄭玄所注多有自為異同漢班固分稅與賦二字稅為收田租賦為斂口錢周以前租稅貢賦四字通用周禮始分九賦九貢邦中至邦都六賦回曰此田粟也關市山澤幣餘三賦回曰出雜物也周無計口數民人人出錢之理當從魏鶴山先生之言一掃鄭玄之說

附論周太宰九貢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噐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噐貢宗廟之噐幣貢絹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

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後鄭稍有異同嘗考禹貢以貢名篇曰任土作貢九州各書其物周禮之書半出劉歆撰造多端如此揔之曰物貢足矣乃王畿之外五服諸侯及四夷之所貢又取於民非出於王畿之內者也

附論周載師任土之法

地官司徒下掌任土之法鄭玄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魏鶴山先生要義太宰九賦鄭玄以為出泉鶴山批曰後鄭於載師注貢賦義與此異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此八字却不云出泉也於太宰九賦則曰出泉於載師任土則曰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則所謂貢賦者非出泉明矣賈公彥正

義釋載師後鄭貢賦謂口率出錢及軍法乃有賦鄭併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鶴山又批曰口賦軍率之說皆未然下文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回攷孟子答滕文公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禮任地五等不同恐不可深信又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陳祥道謂井田之中公田百畝內二十畝八家為廬各二畝半國中城郭之中亦受地二畝半春出冬入合而言之為五畝之宅國宅無征者井田各出力耕公田八十畝矣又何征之有先鄭以國宅為城中宅是也後鄭以為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非也

附夏商周田賦土貢 禹貢八州米市易貢物

呂東萊又有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定九州之田賦矣略  
改又以九州土地為土貢說者謂九州土貢以田賦之所當入  
者市易土貢之物考之於經亦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  
至五百里米五百里之外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  
者上貢於天子所以異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  
已輸粟米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  
無養兵之費故取之畿甸而足三代皆沿此制紫陽方氏曰東  
萊此說甚新王畿千里食田所入故納米而無貢八州諸侯合  
納王租遠米難運故以田租易土貢之物貢於王恐其說亦未  
必然且列國諸侯在王畿之外者亦有鄉遂都鄙大國半天子  
之數三鄉三遂其亦用夏貢商助通為周徹田租皆什一乎天

子鄉遂貢法之什一王全自用之乎都鄙采地井田助法之什

一四分王取一焉可信乎鄭玄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六

井四丘為甸六計四甸為縣二百五四縣為都一千二十四都

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云云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

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

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

王回謂以此計之三等采地大率提封萬井二千五百井之稅

歸於王七千五百井之稅歸於三等之采食者畿外諸侯大者

提封萬井其亦以四分之一田稅二千五百井歸之王乎二千

五百井什一之稅一井八十畝共二萬畝助田之米歸於王其

果然乎大國次國小國不同皆以什一之四分一歸於王乎果皆王畿不運此米入京師而許之貿易土物以為貢乎歲歲如此隨時而定米價不亦勞乎回竊謂田租自田租米也土貢自土貢禹貢中八州之珍異山林川澤之所出也似不必計王所合得之米令諸侯賣之而買貢物采地物三等四井田租王取一井恐諸侯之國不如是也既封建為公侯伯子男與之以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矣又必四分之一以收其田租乎自古封建由禹以來既有定制合貢之物歲為定額米在其中矣此一條當存疑不敢痛與東萊辨也

### 附論漢初租稅

攷史記高紀漢紀不見漢初取民田租之法約法三章之外無

所書二年春二月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史記高紀不書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復方目反回謂紀言復勿租稅止是田之租稅師古不注每田一畝取民租稅若干以賦役注賦者賦其錢役者役其身此必漢因秦租稅法不改蜀漢民給軍事勞苦以三秦之師起為軍兼運餉勞苦也止是復除田土之粟米師古謂併賦役除之恐未然

### 附論古食貨稅賦

古井田之法什一之稅曰租曰稅二字無分別取穀粟也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則是工商之賦賦字專為取錢曰泉曰貨是也故班固作食貨志食謂粟貨謂錢及黃金班固引洪範一食二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



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引  
易耒耜之利日中為市語為據文意極佳又論皇帝堯舜以至  
禹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篚顏師古注謂厥貢漆絲厥  
篚織文之類予然後知三代以來民田里粟皆什一食也禹之  
厥田是也漆絲織文則凡百需金寶雜物布帛之類出於九州  
諸侯之貢篚貨也禹之厥賦厥貢厥篚是也古之民田無布帛  
之征也九夫八家私田公田班固井田之說尤明其曰有賦有  
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班固先說有稅有賦下  
文却不解賦字只解稅恐有缺文公田什一是稅工商衡虞是  
賦故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此一句乃秦漢之制稅謂收其田  
入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回謂三代時農田取其粟工商衡虞取

其技藝販買山澤之物征皆什一至如周制當又與禹貢之厥  
賦貢篚不同班固謂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克實府庫賜予  
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此乃班固以漢制及推之三代制耳以賦為錢鄭玄說似之恐  
其不然

### 附論魯宣公稅畝

班固曰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  
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如淳曰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  
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今案春秋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杜預  
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左氏曰穀出不過藉杜預曰周

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羊曰什一行而頌聲作穀梁曰去公田而復畝十取二也回謂左氏杜預公羊穀梁說皆是公田百畝八家除二十畝廬舍之外既出力矣私田八百畝又各取其十之一也秦之開阡陌畝收民租始此

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 五段

班固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錢為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常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下卒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

未與此

紫陽方氏曰歲收晦一石半一石即一斛十斗曰斛謂一晦歲收十五斗粟也古者晦狹斗斛小中原只種粟無江南西蜀之粳稻吳中田今住者歲一畝豐年得米叁石山田好處或一畝收大小穀二十秤得米兩石皆百合斗或水全無之或旱一畝計分數半收三分二分東南斗有官斗曰省斗一斗百合之七升半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加四斗民田收米用加一斗收穀一秤十六斤二百足銅錢為一斤或十五斤十四斤糯穀十三斤所至江浙不同班固歲收晦一石半酌中而言之耳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班固此說乃是魯宣公復畝之稅百五十石稅十五石與借民力耕公田官

收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八家私田各收百畝之說不同食人月一石半且以帶穀未舂之粟論之一人日食五升也近世東南省斗學糧養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兩餐日午別有點心否則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每半升一飯而多矣不知古人何以一日食粟五升也恐升斗斛皆小於今五口之家一歲食粟五十石餘四十五石何以支五口一歲菜蔬薪樵鹽醢之類如之何而足

石三十班固酌中指漢時米價周井田未廢之時班固焉知其價史記秦始皇二十一年米石錢六百何以書貴也漢初米斛大率錢五千一斛即一石也又貴之甚也漢二年夏關中大饑米斛萬錢最貴之時如此宣帝時粟石五錢湟中粟石六錢最

賤之時如此王莽時關東米石二千又貴唐太宗貞觀八九年米斗四五錢十五年米斗兩錢麟德三年米斗五文永淳初米斗四百文石三十者班固東漢人想漢之承平之時米價大率相似錢之貴可知

讀古書通其大意拘於名數之多寡音義之異同則太拘泥讀經必精於義理以觀天地之常讀史必熟於典故以觀天地之變古所謂井田法百姓雖無大饑餒亦無大富足二十受田為八家之一夫六十歸田不能耕至七十以上有養老之制大率父歸田子受之子多則為餘夫上之人為士為大夫為公卿食禾而農止於此上下相安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無流亡無邪末無盜賊安於田里蓋皆不識字不讀書之人了此一生有秀

異俊造之選拔出倫輩由學校升朝廷者有之聖王亦不負其民均平之中有別異理一而分殊故也後世田得買賣富者數萬石之租小者萬石五千石大者十萬石二十萬石是為富民驟盛忽衰亦不可常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吳儂之野茅屋炊煙無窮無極皆佃戶也一農可耕今田三十畝假如畝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為中畝以一石還主家庄幹量石五以上且曰納主三十石佃戶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餘予見佃戶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醃漿粉麩麵椒薑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整日得米數十石每一百石舟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蘓糶錢復買物貨歸售水鄉佃戶如此山

鄉又不然要知佃戶歲計惟食用田山之所種納主家租外不知有軍兵徭役之事亦苟且辛苦過一世耳又嘗觀市井之民百工技藝富商大賈鮮衣美食不知農務長子育孫陶朱販粥而致千金漢之酒削鬻食馬醫擊鍾市民也惟游手細民最苦無能之人乞丐滿路窮民也又嘗觀諸營寨後世募民為兵坐食官廩江邊大軍有出戍征戰之苦內郡廂禁為都官役使雖非古法而民有因必有革耳又嘗觀諸寺觀不耕而食養頑鈍庸人披剃之餘二粥一飯老而死黠者為主首以肥其私尤為至幸之民而無益於世教者也惟有科舉之法自漢唐以來多得賢士大夫將相公卿不一而足雖非三代鄉舉里選無調發亦因循舊制而漸有弊非得已也今軍出於民為良法亦指十

得五民間多有因舉業成大儒者不然亦知書識道理塲屋得失有幸不幸而士之不得志者無怨尤焉故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三民而食一農後之為民者士農工商之外加以軍卒僧道之坐食五民而食一農而又有兼并之家不止坐收古諸侯千乘之祿雖大異於古然遇朝廷明良亦為治世是故盡復古難因今之法而行之以仁義不皆亂世也予嘗謂前三代夏商周後三代漢唐宋有賢君有賢臣則法無古今後之君子不可不做古不可專泥古

附論班固不言井田起軍之法 附魯作丘甲

班固書井田法不書起軍法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井八家計一百二十八家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卒步卒七十五人春秋成元年作丘甲魯重歛也甸之所賦使丘出之以一百二十八家出五百一十二家之兵甲車乘牛馬一旦而加三倍可乎班固計一百五十石粟出入不曾筭此古什一之外有丘甲之征有力役之征如歲不過三日役也丘甲以從征伐車則乘之軍七萬五千人動輒往返千里不止三日古人所以重用兵也

附論魯用田賦

春秋哀十二年用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丘不識也云云私於冉有仲尼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取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君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附論漢初起軍法

劉項之起烏合之軍動數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皆烏合也項羽坑秦軍二十萬秦關中之民也漢王彭城軍五十六萬人烏合也漢一年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悉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

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言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回謂此必秦法廢井田之後計口數民二十三而從軍五十六而歸田里然丁壯出戰老弱運餉秦漢常例今差老弱俱詣軍古者井田軍制豈若是乎

附論貢助徹皆什一 附論朱文公言貢助徹

孟子語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至助者藉也朱文公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云云至藉借也

朱文公注孟子貢助徹回已書於前矣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文公曰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野助為

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也回謂徹者通也通夏貢商助之法用之也天子六鄉六遂百里之外又有甸稍縣都四面各四百里其田甚廣諸侯三鄉三遂滕國尤小鄉遂都鄙之田能有幾何孟子於此教以王道貢助之外又言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制度精博然嘗攷之周顯王十九年辛未秦孝公用商鞅徙都咸陽壞井田開阡陌此周之舊邦井田賜以與秦者也鄉遂不井而甸稍縣都田皆井於此已不可考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秦孝公卒秦惠王立車裂商鞅已二年矣孟子留梁十八年而適齊留齊七年而適宋適滕滕文公問為國而告以井田秦之廢井田已四十餘年矣想山東齊

魯宋滕諸國尤有周公井田之遺迹未盡廢也

附論采地制井田異鄉遂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後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此朱文公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之說所由分也十夫有溝詳見遂人八家同井詳見此小司徒之職後鄭引孟子仁政必自經界始至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為注則古之善言井田者莫祥於孟子矣陳詳道禮書不然鄭玄之說與朱文公異意回謂鄉遂亦有井田采地有不為井田姑存之

附論劉皇熊賈貢助徹妄說

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也二說妄也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此說尤妄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一易之地百畝全稅之賈公彥此說又不亦妄乎陳詳道闢之是

附論秦壞井田開阡陌

秦孝公之立也生二十一歲矣史記書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名渠梁當是己亥生以先年庚申推之也元年史記徐廣注曰庚申以何氏甲子紀年圖攷之實周顯王八年庚申孝公

下令疆國商鞅初見十年壬戌公孫鞅變法秦置法官十三年乙丑秦以公孫鞅為左庶長十四年丙寅史記書秦孝公魏侯會于杜平秦僭稱公曰春秋以來非一日矣書僭稱而魏書本爵時梁惠王未稱王也杜平在同州孝公二十八歲矣十六年戊辰魏齊俱稱王十九年辛未自櫟陽徙都咸陽壞井田開阡陌呂東萊大事記解題曰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商君變法至是十年矣始能壞井田開阡陌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朱文公之說如此東萊以為唐虞三代時之毀之之難如此則成之豈一朝制文公以為井起于商不同一夕之積執商君必欲變井田而為阡陌者此又說與其前決裂不同



意果安在歟井田之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古尺有今十寸之尺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方六寸今田二百四十步畝百為夫一夫之地環之以遂二尺深二尺曰遂皆小溝也此一遂字與六遂遂遂上有經九夫為井一井之地環之以溝深四尺溝上有畛自溝而為洫自洫而為澮而為川經緯錯綜若畫累局雖有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兼弁也雖有弱者百畝之內不至侵奪也強弱愚智各得其所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為此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欲鼓舞姦猾以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賣買之法工於耕戰金多皆厚雖兼十夫百夫千夫之地曾莫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趨事赴功以利吾國雖殍死中野於我何加損哉其設心如此特恣賊之雄長耳非可與論君道也班

固有言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蓋得之矣東萊又論商鞅變法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略有詳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者苟以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之令並觀之大略可觀矣回謂帝王之法廢於秦而不復於漢此魏鶴山先生所以用漢書高帝紀為古今攷欲以見夫秦廢古法漢用秦法今之世儒者誰不斥商鞅貶秦孝公然大抵皆用商鞅秦孝公之法而不悟也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四十五卒周顯王三十一年癸未也史記書太子立

是為惠文君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後為秦惠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呂東萊曰按戰國策史記惠王蒞政有頃商君告歸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  
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惠王車裂之秦人不憐回曰車裂之刑  
古無有也必商鞅變法始為此刑而商鞅自受其刑及後嫪毐  
受此刑李斯受此刑而又身具五刑趙高受此刑見秦紀始沛公  
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則此等酷刑虐法一旦除去矣秦之  
亡漢之興以此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附論商鞅所以亡秦

秦之強始於孝公孝公之所以強始於商鞅太史公曰商君其

大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  
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  
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按商子開塞篇曰刑不能去奸  
而賞不能止過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  
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  
必強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莫勝於嚴刑則  
於嚴刑回謂大邪不生細過不失莫急於去姦去姦莫勝於嚴刑則  
鞅也以此自無容足之地而車裂矣農戰篇曰凡人主之所以  
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  
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國去言則民樸絕言諾愚黔首此民

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一而出也則作壹作壹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也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桀皆可變業務學詩書李斯書焚書祖此事商賈為技藝者皆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回謂為國而皆使其民不識字不讀書能使牛耕田能執兵戰人而已賈誼策謂其風俗婦抱其子與翁併偃借父擾鋤慮有德色通國上下為小人為愚民而足以長治決不可也其立法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杜佑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又弛虞衡之禁董仲舒

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呂東萊謂除井田弛虞衡之禁同時蓋鞅之法不止於足以亡身又足以亡秦孝公卒子惠王立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秦初稱王明年改稱後元年顯王四十八年庚子卒慎靚王定立元年辛丑秦惠王在位二十七年卒子武王蕩立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魏惠王卒即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問利國對仁義在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是年壬寅對梁襄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商鞅既滅又有公孫衍蘇秦張儀申不害韓非田忌孫臏莊周淳于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

騶變李悝公孫龍尹子之徒不可勝數獨有一孟子以王道勸諸侯而不見用蓋東西周已分為二君而周至顯王慎靚王赧王雖未亡天下不以為王久矣秦武王死子昭襄王則一名稷立 在位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柱立元年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子楚立三年卒而始皇立周赧王二年戊申孟子對滕文公言井地去周顯王十九年辛未秦廢井田三十有八年矣而區區之滕孟子猶告以八家同井之制則天下井田猶有存者孟子亦知滕之不能必行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周赧王五十八年周亡歲在甲辰去孟子井地之對五十七年矣又自乙巳至甲午五十年秦亡明年乙未漢興去孟子井田之對則一百八年矣至於今田終不可復井而漢革商鞅李斯之法不

嗜殺人輕刑寬賦是以有唐有宋孟子仁義之言終不容泯也  
鞅斯二車裂之人何足道哉

附論秦本紀書初者十七以見變法初為賦在內

太史公秦本紀書初者凡十六秦自襄公將兵救周幽王西戎犬戎之難雖不能救幽王見其死而以兵送平王東遷維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秦始國太史公書始國始字奇亦初也乃用駢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本縣名為壇以祭天僭也諸侯祭境內山川侯爵祭天襄公之為十羊九牲非中國之禮也襄公十二年卒文公立徙居汧渭十年初為酈時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四十八年太子卒誤為靖公徐廣注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公之元

等於是入春秋文公五十年卒太子長子寧公立一作曼公四年魯弒隱公立十二年卒子三人長太子武公次德公次出子大庶長立出子六年而賊殺出子復立太子武公武公夷賊之三族十九年晉曲沃始為諸侯齊桓公始霸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六十六人子白不立立德公元年初居雍二年初伏孟庚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以伏禦蠱德公二年卒子三人長宣公次成公少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作亦初也十二年卒成公立四年卒繆公立三十九年卒從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賢君莫如繆公有秦誓入百篇末而有三良之黃鳥歌太史公君子曰一段深惜之康公瑩立十二年卒共公假立五年卒桓公立二十七年卒景公立四十年卒哀公立三十六年卒

太子夷公早死孫惠公立元年孔子行魯相事十年卒悼公立十四年卒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出春秋子厲共公立二十一年初縣潁陽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弟懷公立懷公四年大臣殺懷公孫靈公立十三年卒子獻公不得立立季父簡公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劔十六年卒惠公立十三年卒子出子年一歲立二年庶長改立靈公之子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是時秦之大臣不過庶長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秦史謹書之以國之強始此也二十四年卒孝公立下令疆國商鞅來十二年作咸陽徙都并諸小鄉為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不書初十四年初為賦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即惠王立車裂商鞅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惠王卒在

位二十七年子武王立二年初置左右丞相四年卒立異母弟  
昭襄王十年留楚懷王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為西帝三  
十五年初置南陽郡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四十餘萬人  
四十八年分三軍五十年初作河橋五十一年西周君獻其邑  
三十六城自歸五十二年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六年郊見上  
帝於雍此之郊見上帝周亡而秦王宜也西時之祀西帝借也  
至於有五時五帝非也而漢因之且令立天帝立人帝周禮劉  
歆五帝非真古書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即位一年除喪即  
位三日卒子莊襄王名楚立五年卒莊襄王元年使呂不韋誅  
東周君入其國初置三川郡四年初置太原郡秦始皇政立二  
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五十一年崩二世立二年諸侯

起趙高弒二世立十嬰立月餘秦滅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  
二十七年○書初者凡十七亦有書初不書初者如作密時作  
咸陽是也壞井田亦不書初記此以攷秦以西戎漸變中國之  
法也

附論古秦紀書初者六始者一與史記不同

今史記廣德軍板第一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  
帝時所得秦紀也索隱謂與正史小有不同其文曰襄公立享  
國二十年初為西時德公享國二年初伏以禦蠱宣公享國十  
二年初置閏月其後以十月為歲首皆置閏餘歲終何也繆公  
學著人此一句絕奇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  
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惠公七

年百姓初帶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不書商鞅變法事惠文王十三年始都咸陽與史記不同始即初也恐此事非此以下書至秦始皇矣又更端書曰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無初字只東萊大事記周烈王元年加初字書曰秦初為戶籍相伍周烈王在位七年而顯王慎靚王赧王周亡烈王元年丙午二年丁未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元年下令例推之獻公十年丙午是也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是年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秦惠王二年東萊書之大事記昭襄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此則大不然當從史記商鞅廢井田在周顯王十九年辛未秦孝公十三年也此之書初者六始者一東萊取其二而加初者一姑記之以參攷秦法之始變

附論秦初為賦時未用中國錢○貢賦二字之辨

書益稷始見鮮食艱食鮮為獸魚鼈也艱播種也烝民乃粒米食曰粒是也始見懋遷有無徙有於無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禹此數語生民之命盡在是矣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厥土厥田厥草厥木厥賦厥貢厥篚其田任土皆隨其土之所出也周官大宰九賦王畿之土所出也九貢諸侯之土之所出也自堯舜可攷至于周所取皆土物無所謂取民錢之法也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譙周謂初為軍賦徐廣謂制貢賦之法二說不同但不知譙周所謂軍賦者所賦何物耶徐廣所謂貢賦者貢與賦何所別耶夏貢商助周徹此一貢字謂耕田五十畝以五畝之租稅貢於公也與禹貢之貢字同而大小之意異秦惠

王二年初行錢史記秦紀無之古秦史紀有之而呂東萊從之書諸大事記而曰秦前此未以錢為幣也廢井田在辛未初為賦在癸酉秦孝公時初行錢在乙酉秦惠王時於廢井田十五年之後初用賦又十三年之後秦始皇學中國用錢為幣年表書周天子賀秦行錢則初廢井田時秦未有錢初為軍賦時尚未至於取錢也而鄭玄注周官九賦皆以為計口取民錢如漢之口筭人百二十魏鶴山先生屢不然之曰尤不可不辨

附論秦收大半之賦

秦廢井田之後二年初為賦初為賦之後三年初行錢自孝公商鞅變法以至始皇取天下所收田租及他賦無數目可攷史記不書杜氏通典無實數惟班固食貨志有曰收大半之賦

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亦不明言是何等賦杜氏通典曰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不言所以貢賦之數下文乃曰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徹皆什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田謂此二句亦班固志語上句言賦下句言役師古取應劭說是始則適戍次發更有過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其後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附論秦力役三十倍於古 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於



古 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 井田法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軀一歲平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奪鹽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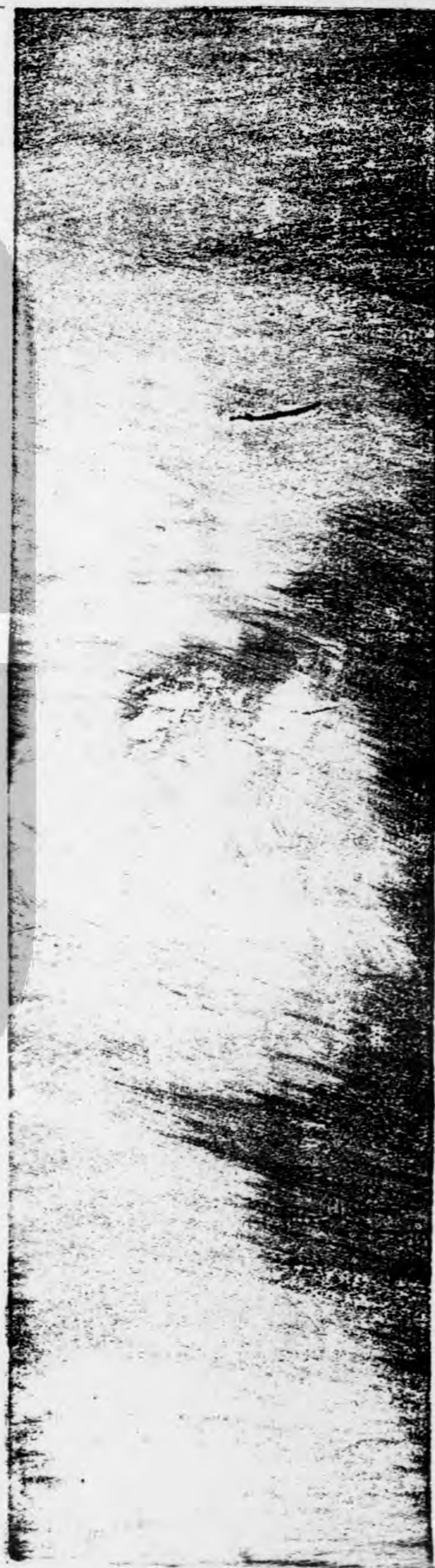
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大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師古曰言下戶民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紫陽方氏曰董仲舒孟子以後一人耳其善言治如此除井田民得賣買富連阡陌貧無立錫秦法今猶然也潁管山林川澤尊富如人君公侯太史公貨殖傳憤悶言之至謂趙女鄭姬設形容目挑心招不遠千里其言大褻今之娼妓及杭吳粥女為人妾近之牛馬羊彘魚陂各有數千樹棗栗橘荻千畝漆麻竹

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謂之素封今亦間有其人漢千戶侯率戶二百千戶則一歲入錢二十萬漢穀大率一石錢三十錢三萬粟千石二十萬則一歲得六千七百許石千戶侯一歲所入二千石長吏不及也民之有素封者亦似千戶侯司馬遷所以不平也力役三十倍於古後世募軍以戰守民免起軍徭役如納免役錢亦有願顧役者有里正保長隅官小民五家一甲不至如秦人之太甚既取田租粟也又出口賦錢也後世之田至宋所在科數不同有夏稅絹有綿有秋苗米有折帛錢有義倉米有絹米有免役錢有鹽錢住屋或二稅地科數如田否則有房廊白地錢江東重浙西江西輕川廣莫之攷皆僭偽諸國已平而因之亦不至如秦人之太甚也鹽鐵則漢初無所取武帝時

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始征之有桓寬鹽鐵論甚悉今則池鹽井鹽場鹽坑冷金銀銅鐵鉛錫魚湖荻林酒醋茶礬海舶商稅之利無所不征不見其足實秦人故之今民貧耕主家田佃戶率中分畝或一石或八斗七斗五斗或十二秤勺大小穀麻粟豆不等惟種麥蕎麥則佃戶自得僅自給或不能給無溫足者免於從軍當役而已老蘇井田論一篇文極佳而亦曰限民名田終不可行仲舒少近古實確論而後世大率悉如秦之遺制農固窮游手未作亦窮惟富家大商兼并将相富貴若天私之焉

古今攷卷之十八終



國

